



地下俱乐部

香港电影公司 发行

《地下俱乐部》内容选介

本书是以纪实文学为主的中篇作品集子。内容选介如下：

《周璇遗产之谜》周璇一生，九磨十难，关于她的传闻很多，形成许多扑朔迷离的谜。在这众多的谜里，首先是遗产之谜。周生前家产无数，据说在卧室的地板上丢的都是金项链、金戒指。她在香港银行的存款，不是记在存折上，而是放在她握着两把钥匙的专柜里。周逝世后，巨款仍不断从香港寄来上海，它落入何人之手？她的儿子周伟与著名作家黄宗英就周璇的一笔遗产发生了争执，情节之曲折，令人瞠目。

《地下俱乐部》描述的是，商品经济的今天，个体商贩蓬勃兴起，以七姐为首的一方和以劳教释放犯男女青年为另一方，为了钱财尔虞我诈，使用了美女等许多心计，关系错综复杂，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大搏斗。

《银齿的虹》叙述的是，十几年前林家在全国各地选妃，这一活动长达数年，被举送的姑娘颇多。此后，有关这方面的秘闻众说纷纭，内幕究竟如何？这里记下了当年南京的一位最后入选者的自述。

本书从多角度发掘了人们对爱情、事业、人生的探索；折射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各阶层人物的心态演变。其情节真实，文笔通俗生动，富有传奇色彩。

目 录

地下俱乐部 孙 韧 (1)

扭曲的虹 张 宁自述 (119)

胡存廉 邢 杰 孙建宁整理

周璇遗产之谜 李炳候 (208)

可帮潮流记 贾鲁生 (224)

家 丑 张 宇 (288)

地下俱乐部

孙 砾

第一章

李云云冷眼扫视着“美美”音乐茶座内的装修陈设，暗暗点着头。她把手帕塞进领口，用手指往下捅了捅，擦着两乳间的汗，再慢慢把手帕抽出来。她望了一眼落起小雨的窗外，眉头皱了皱。

刘大秋满身精湿地出现在楼梯口。他抹了一把脸，径直走到李云云身边，伸手抓过她手中的手帕，胡乱在脸上擦着，随手把湿漉漉的手帕塞进李云云的领口，李云云激灵灵打了个冷颤。刘大秋故作轻松地一笑。

“哈，好雨，我紧跑慢跑还是淋个透心儿凉。”

“他们同意了？”

“嗨，比这还痛快，干脆开除了……”

“哦……”

李云云点了点头，嘘了一口气。刘大秋抖了抖手，象是抖去了什么，长叹一声。

“早知如此，真后悔没多抽他几个嘴巴。别了，后进变先进的典型，妈的！”

李云云握住刘大秋的手，依在他肩上。她的手腕和刘大秋的手腕各有一排清晰的牙印儿，这是他们的“海誓山盟”。

“真的没退路了？”

刘大秋缩了缩脖子，李云云口中吹出来的热气使他全身发痒。他用力握了一下她的手。

“孩子拿掉才三天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身体要紧，我的小……”

李云云嗔怪地也了他一眼，坐正身子。

“大秋，今天早晨，我也辞职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刘大秋惊得跳了起来，目瞪口呆地看着她。

李云云微微一笑，拉着他的手。

“坐下。八千里路云和月。我这是紧赶。”

“什，什么……”

“瞧把你吓的！”李云云压低了嗓音甜丝丝地说。“这叫夫唱妇随，对吗？”

“可……”刘大秋失魂落魄地坐下，额上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，直往下滴。

“干个体户吧！别人能活，咱们也能活。”

“可这……”

“我想好了，反正人都是活这么一辈子，怎么过都一样。”

刘大秋抹了把额上的汗。

“哇！亲爱的，听说你归队了？”

一个又尖又脆的叫声从楼梯口传来。刘大秋抬头一看，小尼桑和鱼虫子勾肩搭背地走了过来，小尼桑嘻嘻哈哈地笑着，腰扭得风摆杨柳一般。

“归队？”刘大秋苦苦地笑了笑。他和鱼虫子过去曾是一伙的，既是同学又是“战友”，后来同时进了“局子”，不多不少一人“混”了两年劳动教养，出来后都找到了工作，可关系并没疏远，尤其自从鱼虫子单位没活干，拿着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回家赋闲后，交往越加密切。去年鱼虫子辞了职，办了个营业执照，干个体户。这个小尼桑整天泡在鱼虫子身上，走到哪儿跟到哪儿。“尼桑”者，尼桑轿车也，谁有钱都可以坐。对此，刘大秋早有耳闻，他曾劝过鱼虫子几次，可鱼虫子不以为然地打着哈哈：

“嗨，瘸驴对破磨，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了。我不烦她，不厌，满好。象我这样有‘前科’的个体户，好人家的姑娘是捞不上了。去他妈的，混吧……”

现在听到小尼桑说的归队，刘大秋不由想起过去。他耸了耸肩。细想想，的确有点儿归队的味儿，过去的哥们儿不少都干个体户了，现在自己……

他暗暗叹了一口气，听天由命吧！

“一壶龙井，四杯咖啡，一碟瓜籽……”鱼虫子捻个响指，招呼着服务员。他是“美美”的常客。

小尼桑贴在鱼虫子身上，把手搭在他的腿根部。

“喂，我要吃果冰。”

“好，再添四份果冰。”

鱼虫子抻了抻衣襟，攥住小尼桑的手。

“这雨，真要命。我们等了半天出租车才来。迟了，你们别过意……”

刘大秋摸着下巴，鱼虫子今天怎么变得格外客气？他看了看李云云，李云云托着茶杯慢慢地吸着，脸上笑模笑样的，目光如云如雾。

“虫子，你这是……”刘大秋莫名其妙地问。

“七姐怎么没来？”李云云打断了他的话。

鱼虫子双腿一夹，夹住了小尼桑的手。

“七姐出门了，她吩咐让我来和你们谈。”

“我们大秋不是说要直接和她谈吗？她怎么……”李云云说着，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刘大秋，从精巧的羊皮手包中掏出一张硬纸片，塞进他的手中，纸片上写着几个字：

“秋：防空洞，地下俱乐部，干吧！”

刘大秋皱下皱眉，一句玩笑话她竟当真了，干就干吧，反正事已至此，不干这个也得干别的。他想了想，没吭声。

鱼虫子推开小尼桑的手，歉然一笑。

“南边来了一批货，样品和来货差着不少成色，七姐忙着去……”

“咯咯……”小尼桑插了嘴。“云云，到底这件事儿是由你出头还是由大秋出头？七姐说过，什么事一有女人掺和，悬！”

“咯咯……滚你的吧，你不是女人？她不是女人？少来这一套。”

“我不和你斗嘴，反正七姐这样说过。”

“她还说过什么？”

“嗯……她说这一次大秋丢了饭碗子，今后的饭口由她包了，让你们放心。”

小尼桑老老实实在地回答。鱼虫子不失时机地插了进来。

“她让我们先谈一下装修的事。”

“你们准备装修成什么样儿？需要多少钱？”

“那要看装修成什么规格了。”李云云慢慢地回答。

“豪华、讲究、时髦、风光、有派儿……”小尼桑抢着说。

“七姐说了，一定要特别豪华。钱听你们的。”

“哦……”李云云点了点头，不再说什么。

“盖了盖了，咱们自己的舞厅，嘿！哆唻嗒……”

小尼桑拍着手叫。

窗外，雨急风骤。

第二章

候机大厅里，七姐靠在高背沙发上，眯着眼朦胧欲睡。宽敞的大玻璃窗正对着停机坪，一架架飞机你来我往，隔不了几分钟就有一架飞机降落。

天，阴沉沉。雨丝斜斜地飘摇。

尽管候机大厅是密封的，但发动机刺耳的噪音还是不停

地传进来。七姐的心里好烦。刚刚一架哥伦比亚航空公司的飞机降落，紧接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冲上云霄，随后又是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在跑道上起步，轰轰隆隆，尤其是飞机将起飞的瞬间，高分贝的噪音刺得人血脉膨胀。反正睡不着，七姐眯着眼，从眼缝间打量着窗外。

七姐身边，一左一右坐着马仔和月儿圆。他们俩人都把手按在七姐的膝盖下，搓着揉着。马仔的手劲大些，七姐感到左边的膝盖热辣辣的。

“哦，圆圆，多用点劲儿！”

“来，我来。”马仔和月儿圆换了个座位，立刻，七姐感到右膝一阵刺痛，发热发胀。马仔一身的本事都在手上，七姐亲眼见到他双指刁醋壶的功夫。这一趟亏得带他来了，否则真栽了。“哦……”她哼了一声。

江南的梅雨，梅雨的江南。不知是谁这样说过。唉！七姐领教了。每一次到江南来，风湿症就要发作一次，周身每一个骨节都酸痛酸痛的，特别是膝盖处，每走一步就象被黄蜂蜇了下地刺痛。倒霉的江南，倒霉的梅雨，倒霉的风湿症。这是七姐死鬼丈夫除了孩子之外给她留下的唯一纪念了。枪毙他时，孩子在七姐的肚子里不过四个月，她本可以做流产打掉，可是她不愿意。她爱他的丈夫吗？不，绝不。可她也并不恨他，真的。他毕竟是她丈夫，毕竟是他把她从污七八糟的流氓堆里独霸下来，而且名正言顺地娶了她。她在自己小半生中第一次由不明不白的“女人”变为妻子，为此她很感激他。她原以为这一生就是这样混下去了，可是他给了她做妻子的名声，也给了她做母亲的权力。尽管他要娶她的第二天就后悔了，把她甩下独守空房，甚

至……不管怎样，七姐总算做过一次妻子。后来他终于犯了要命的案子，杀了一个人，一个他“占”下来的女人的丈夫。服刑前七姐去看他，两人相对无言。沉默许久，七姐说：“你终于走到头了。”他说：“是的，反正早晚是死，再活几十年又怎么样？哼，你也躲不了一死的，嘿嘿……”他竟然笑了笑，然后抱着沉重的镣铐，头也不回地走向牢房。那镣铐声咣咣当当地响着，七姐没有哭。走出监狱她摸了摸肚子，才想起忘记告诉他肚子里的小生命。

他死了，她活着，太阳照常升起，仅此而已。然而她经历了九死一生才生下来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。生了孩子，他家里却一个人也没来看望。熬到了出院的日子，她穿好衣服抱起孩子，但不知往何处去。忍着泪给“公公”打个电话，听筒里传来的声音凉冰冰的。

“谁知道是哪个的野种？我们家不收不明不白的玩意儿！”

那一次她把一生的泪都流尽了，然后挺起身，抱着熟睡的孩子走出医院的大门。

第二天，七姐出现在自由市场上……

“飞往T市的2050次班机开始检票，飞往T市的2050次班机开始检票……”

扬声器里传出广播员甜丝丝的召唤。

七姐睁开眼，窗外，一架中国民航的班机停在距候机大楼不远的跑道上。

“走吧。”她说。

月儿圆挽着她说：“慢慢走！”

七姐一笑，示意马仔收拾好行李。慢慢走？她恨不能立

刻到家。今天是周六，保育院里她的孩子正眼巴巴地盼着她呢。想起孩子，她似乎忘了周身的疼痛。一咬牙站起身。

“走吧……”

民航班机冲上云霄……

此次江南之行，七姐可算是全胜而归。地头蛇阿龙赔了夫人折了兵，乖乖地退了货款，并且拍着胸脯担保，今后再也不会出这种事儿。年初时，七姐向他定了一批货，当时看了样品，敲定了价格。藕荷色真丝短裙一千条，鹅黄色工装裙一千条，粉色尼龙紧身衣五百件，以及打火机电池一千个。货不算少，七姐先拍给他两万元钱的定金，条件就一个，除了七姐，他不准再卖给T市的第二个人。阿龙当时满口答应，没想到七姐的货还没到手，满T市的货摊上就挂上了藕荷色的真丝短裙，而且从年初就断了档的打火机电池也时有出现。七姐憋了一口气，等到货来了，拆包一看，藕荷色的短裙变成了长筒丝袜。七姐一咬牙，带上马仔和月儿圆一同南下。

见了阿龙的面，七姐冷笑一声，从包里掏出两瓶“滴滴畏”，一扬脖灌进嘴里。阿龙傻了眼，他的两个保镖也傻了眼，月儿圆抱住七姐呼天抢地，乘这个功夫，马仔把阿龙和他的两个保镖“洗”了一遍。等到阿龙醒过味儿来扑上前头扭七姐的腕，七姐象变戏法儿似地从身后摸出一把匕首，熟练地顶在他颈上的大动脉，冷冷一笑，又从包里掏出两个小瓶。

“这回可是真的了，阿龙老板。”

阿龙刚想反抗，小腹下一麻，冷汗立刻就滴了下来。月儿圆跪在他的脚边，双手压在他的腋下。他的两个保镖急忙

往腰里摸家伙，没想到家伙全都不翼而飞。马仔笑模笑样地站在七姐身后，用他们的家伙瞄着他们。

“七、七姐啦，好说啦，吾阿吾阿……”

“你怎样？哼，喝！”

“不啦不啦，有话好好说啦。”

“定金、货款，拿来！”

“给你保换行既啦？”

……

货，换了。当着七姐的面打了包，托运出去。也不等七姐手里的丝袜运回来。其余的货款先不要了，做为下一批货的定金。七姐拍了拍阿龙的面颊，象是拍她的小儿子。

“阿龙，干买卖干到咱们这份儿上，讲的就是一个字，钱，对吧？可没有了你我之间的信用，钱从哪儿来？你把我骗了，今后你就少了一个大买主，对你又有什么好处？我回去一说，谁还敢和你打交道？坑了我就是坑了你，自己，懂吗？逼急了，枪、刀、下毒药、放火，我都干得出来。你不想想，姑奶奶我能干到这份儿上，这么容易就让你玩了？买卖道儿上，你指着，我也指着，坑骗是小一茬玩的把戏，仁瓜俩枣你骗我我骗你还行，玩大了，命也搭在里边，对吧？”

“是啦是啦是啦……”

阿龙连连点头。临分手，阿龙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，请来了他的几位朋友坐陪。酒宴上阿龙把七姐介绍一番，一句话，“女英雄”。七姐淡淡一笑。

“今后T市的货，我包了，亏不了各位……”

“少不了麻烦，少不了……”

阿龙搂着月儿圆，低声地问她：“留下来陪吾几天好呀？”

月儿圆嘻笑着捏了捏他的脸。“哟，这会儿又还阳了？日后生意好，到T市来嘛，我等着你，嘻嘻……”

七姐象是什么也没听见，喝了满满一杯白兰地。

飞机在T市的机场上空盘旋，舷窗外，金红色的夕阳象是一团火，染红了大地。

别了，南国的梅雨。七姐感到周身一下子变得轻松了，风湿症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她想起提包中的电子玩具、喷火的玩具冲锋枪、遥控的小汽车，想起等在保育院的儿子，心里也象夕阳般燃烧着。

“圆圆，听说云云把胎打掉了，是吗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真傻。”

“是呀？”

“周一我去大秋那儿看看，都是朋友，怎么着也得帮他一把，对吧？”

“七姐真够意思……”

够意思？七姐把脸儿扭向舷窗。

飞机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。

第三章

马仔是个贼，个儿不高，白净的脸儿，穿着朴素，胸前

佩戴着一枚大学校徽，一眼看去，完全象一个正经八百的大学生，就是这副文质彬彬的模样，谁能想到他过去竟是公费机关大为头疼的“鬼难拿”。上至政府批件公文，下至拧门撬锁，没他不干的。早几年他“折”过一次，出来后洗手不干了，找了几个工作单位打临时工，可大多不出两个星期，自己就知趣辞去。原因只有一个，贼名难掩，脊背骨常被人指，指得抬不起头。他一赌气重操旧业。第一次上手碰了个女人，不知是马仔大意了还是生疏了，给那女人刁住了腕子，马仔的心当时就凉了。没想到那年轻的女人抬脸儿一笑，不言不语拉着他就走，他几次想挣脱，那瘦巴巴的女人的手竟象一把铁钳。来到餐车上，拉着他坐下，点了酒菜，给他斟了满满一杯酒，女人没有血色的瘦长脸上浮起一层不温不火的微笑，双眼上下打量他一番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“行，是个行家，手头够老，腕子愣了点。请问有上下吗？”

马仔一颗心落实了，原来是遇上了自己人。他哈哈一笑，二指夹住酒杯，一抖腕子，杯中酒悬空倒进嘴里。

“没老没少。请问大姐吃的哪一路？”

那女人听了又惊又喜。“我不是门里的。怎么，兄弟你独挑儿？”

马仔点了点头。“没根没叶，免生是非。”

“好胆气，自己出门挑大梁，是条汉子。咱们交个朋友吧。虽说我不是同道，谁让咱们有缘呢？听口音你是丁市人，我也是。我叫七姐。”

马仔心里暗叫惭愧，七姐的大名他可是听得耳朵都嗡了，早几年有名的一枝花，不少人为了争她打得头破血流，

白刀子进红刀子出。他仔细看了看眼前的女人，削瘦的瓜条脸儿，青黄青黄的，两眼泛着冷光，身子单薄，要条没条，要胸没胸。他心里嘀咕，七姐看出他的心思，也不免有些伤感。

“唉，你瞧着不象是吧？人一老，模样全变，那叫什么珠黄来着？”

“人老珠黄。”

“对，就是人老珠黄。女人生了孩子，就他妈完了。可我七姐脾气不变，还是爱交朋友。嘻，上床的朋友可是不交了。眼下我干买卖，需要几个帮手，不知兄弟你……”

“站摊？还是……”

“站摊没你的份，我不会让你吃那份苦。请你做个帮手，陪我跑跑就行，必要时搞点情报之类的，怎么样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放心。月头拿份，年底分红，亏不着你，放心！”

马仔想了想，这一来吃喝就保住没问题，过去干的事也不会被人指了，虽说有些险，可不会再进宫，划得来，于是点头答应。

从此，马仔成了七姐的“特别行动队”。

他换下了原先那身花里胡哨的打扮，配了副平光秀琅镜，穿上一身学生装束，时常出入图书馆、大饭店，摆出一副学生公子哥儿的模样，装了一肚子克格勃、秘密警察和南北大菜，哪里人多往哪里扎，尤其是在饭店里谈买卖的人，吹嘘自己是搞社会调查的大学生，人家不疑他，该怎么谈怎么谈，内幕他可是全都装到肚子里去了，只此一招，就为七姐赚了不少。但是最近几天，他心里有些不自在，听说七姐突

熊要办一个什么地下俱乐部。他明白，这个俱乐部是七姐赚钱的一个新招数，目的是要把全市的几个买卖头儿都聚到地下俱乐部里来，吃喝玩乐谈买卖，从中控制他们，可不知为什么七姐没让他去，却将俱乐部交给刘大秋。这么重要的情报中心不交给他，马仔气不忿。

此时，马仔坐在美美音乐茶座三楼单间里，呆呆地望着窗外。虽说这一次他陪七姐南下，露了一手儿，可不过干的还是保镖的活儿，是不是自己在七姐眼里已经不那么重要了？如果有一天七姐控制了全市的生意，到那时他能干什么呢？也许……

马仔不敢往下想了，至少稳稳当当的收入会保不住，家里瘫在床上的母亲怎么养活？更别说女朋友要的24K金项链了，重操旧业？他连想都不敢想，二十四五岁了再进去，一辈子可就真的完了……

空调机发出单调的嗡嗡声。马仔摘下眼镜，揉了揉疼得发痛的鼻骨，随手拿起桌上的冰镇啤酒，猛地喝下一大口，激灵灵打了个寒颤。

窗外，暮色悄悄地弥漫开来，楼下长街上行人如蚁般蠕动着，涌塞在一起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芸芸众生，哪个不是为了食色两性奔波劳碌？活着就是这么一回事儿。马仔看着楼下长街上的人流，长叹一声。

单间门帘一挑，美美茶座的黄经理端着一托盘的点心冷饮走进来。黄经理四十岁左右的年纪，身体肥胖得象一只北京填鸭，他嘻嘻笑着，压低了沙哑嗓子说：

“小马，文文让我转告你，她今天不来了，复习功课准备业大考试呢。”

“舅舅，可她让我今天在这儿等着的呀。”马仔略显失望地对黄经理说。他和文文认识，就是通过黄经理介绍，黄经理自己说是文文的舅舅，文文这样叫，马仔也只好这样叫。他和黄经理本来并不认识，因常到美美来，慢慢混熟了。黄经理说死说活要保这侄媒，马仔本来无所谓，没想和文文交了一个时期，印象颇好，文文自有一番脱俗的韵味，比起马仔身边的女孩子们的艳俗劲儿，简直不是一回事儿。几次马仔动手动脚，都被她严词拒绝，就为这，马仔诚心诚意地爱上了她。

黄经理细长的眼睛里闪着笑意。“她这丫头有心着呢，想是怕你明年大学一毕业，学问上比她强了。她要早日拿下业大文凭，和你争一争呢，嘿嘿……”

马仔拿起眼镜戴上，目光扫视着窗外渐渐浓重的暮色，嘴角挂上一丝微笑。他回过头来，满脸庄重地点了点头。

黄经理又是嘿嘿地笑了几声，越发压低了嗓音凑到马仔耳边。

“小马，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右耳朵根上有疤的朋友？”

马仔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黄经理收拾着桌上的碟碗，一边忙着一边说。

“你认识的人多，帮我查访着点儿，男的，外地口音，也就是你这个岁数。对了，小马，你有二十四五了吧？”

马仔点了点头。“你找他干什么？”

黄经理的双眼眯得更细了：“我原工作的城市的一个朋友来信说，那儿有一个在逃的走私犯，估计是跑到咱们南来了。”

哦？马仔看了黄经理一眼。“跟您的朋友有关系？”